

就算跌倒 爬起来还有很多选择 高考

□记者 李臻 徐叶
童程红
通讯员 袁红丽 沙颖莹

又到一年高考季。那一年，我们或许都曾经历过高考，是让你热血沸腾还是唏嘘感慨？

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，对普通中国人来说，再也没有一场考试比高考更能影响命运的了。

对上世纪70、80年代的高考生而言，能否考上大学与将来“穿草鞋”还是“穿皮鞋”划等号；至于上世纪90年代的高考生，在市场大潮冲击下，高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加多元化，伴随的是大学收费和自主择业；如今，高考已经从能否上大学的竞争变成能否考上名校的竞争，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高中生毕业生选择了出国留学。

高考见证着社会变迁，也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。不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故事。昨日，记者采访了几位高考时间轴上不同年代的考生，听听他们的高考人生。



资料图

1978年 高考，与父亲吵架吵来的机会

沈志久的老家在北仑区东南部的梅山岛，如果徒步“丈量”，他家距离当时的郭巨镇郭巨中学足有单趟两个多小时的脚程。

1975年高中毕业，沈志久17岁。劳动一年后，在家乡当起了“赤脚医生”，即便不再上学，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学。除了医学知识，他还到郭巨镇上买到了一本《高等数学》，潜心自习。

1977年的一天，郭巨中学教师金龙土上门给他送去了一个好消息：高考制度恢复，又能考大学了。

“有个大学梦想，就没考虑过大专。”沈志久昨日在接受采访时说，除了感恩好的教育政策，还特别感谢当时的金老师，因为他挨家挨户通知，上门做动员工作，足迹遍布了郭巨、峙头和梅山。很多同学的命运就因为他热心传达的信息而改变。

当时，沈志久是家中主要劳动力，“赤脚医生”收入也不错，得知他要去参加高考，父亲是强烈反对。为此，沈志久与最敬重的父亲吵了架，最后父亲拗不过他，默认了。之后的日子，他每天来回

走30公里，就为到学校听老师上辅导课。

那年高考试题，沈志久至今记忆犹新，“首届高考分初试和复试，一共有五门：数学语文化学物理和政治。当年的语文作文题，《十月》和《路》。”

1978年2月，沈志久收到了温州医学院的入学通知书。当时恰逢哥哥喜得闺女，他就给侄女起了个小名叫“双喜”，分出去的喜糖足有20多元。当年的郭巨中学，大约有60多名学生备考，也因为首届一下子考上30多个学

生而名噪一时。要知道当年，高考录取率仅为3%至4%。

“可能是想把虚度的时间补回来，很多同学上大学后很拼命，那些大我们十岁的‘老大哥’们尤其刻苦，说是废寝忘食真不为过。”沈志久说，那种勤奋和珍惜如同信仰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。

现在，沈志久已是宁波市第一医院肾病泌尿中心主任医师。在沈志久看来，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个人的命运，也在很大程度上“造就”了当今的社会。对“沈志久”们而言，高考无疑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，可能没有之一。

1992年 2颗白色药片让她终于安睡

42岁的徐智琴，1992年参加高考，现在是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高管，在那座大都市里也是典型的白领。

“我的高考考场在鄞州中学，当时还叫鄞县中学。”徐智琴当时她读的是文科，那时高考时间还是在7月的7、8、9三天。她的记忆里，高考伴随着炎热的天气，操场上知了没完没了地叫唤，还有考场里那几箱为考生降温的冰块。

哪怕过了20多年，考前那个晚上的煎熬总是在脑海

中挥之不去，很小的细节也记得一清二楚。

徐智琴说：“高考前一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太焦虑了。那时我们是12个人的大寝室，我已经听到有同学呼噜声了，心里就更急。后来老师巡查到我们那儿，给我一个白色药片，说是有助于睡眠的。可是吃了后我还是睡不着，辗转反侧，没办法只好又出去找老师要药片。那时估计已经是下半夜了，吃了后就迷迷糊糊睡到了天亮。”

高考那三天，徐智琴一直处在兴奋中，而到了最后一天人已经极度疲倦，考完回寝室后倒在床上，整个人就虚脱了。后来，老师告诉她，其实那几天班里很多同学都没睡好，他给大家吃的白色药片说是有利于睡眠，其实只是维生素，“心理上安慰下大家”。

当时这么在意高考，因为对于当时的农家孩子来说，这场考试决定着自己将来的命运。如果考上大学了，那就是跳出“农门”，从

此跳进了“龙门”。徐智琴说：“龙门和农门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是区别却是非常大。那段时间我们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你们一定要发奋图强，跳进龙门！”

那时候，是考完先估分再填志愿，徐女士考出了高出重点线30多分的分数，却没填好志愿，最后被上海金融专科学校录取了。工作后的她一直在进修学习，工作又踏实勤奋，从基层一步步做起，经过20年的努力也小有成就了。



1977年的准考证。



合照右上二为沈志久。
记者 徐叶 翻拍